



徂徠集

書

自 至
廿三 廿四

服部文庫
117
724
14



417
724
14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首

與數震菴附答問

鄉辱見枉又接華牘併以雄文一篇疑問一道讀之
三復深知足下立志居業大非流俗所能及矣夫慶
元以來治化所覃文章日興而逢掖之士以操觚為
業者何限然其能洗侏儻舌之習而彷彿乎華人
之言海內唯伊原臧一二輩已足皆生於輦轂之下

長於詩書之林。多士所資。磋磨以成。猶且塵塵乎。其斯艱矣哉。夫足下則生於西諸侯之邦。足不蹈都會之地。戈矛之與刀筆。殊其習。迺能造車一室。合轍天下。足下可謂豪杰之士。為觀於足下之文。益歐蘇之流亞也。儻使伊原臧輩。相值乎中原。則避之三舍者。豈必足下哉。迺以是其所就。而辱不恥。下問足下之所志。亦美矣哉。故不佞雖病乎。亦盍竭其所知。以酬來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聖人之知。而唯古是好。先王之道。莫以尚可知已。孔子既歿。荀孟造輿。以及程朱陸王之

徒道之與時。汗隆也。夫程朱陸王之後。無聖人焉。何以知夫程朱陸王之道。不與先王殊哉。故為其道。不殊於先王者。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為其道。殊於先王者。亦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雖然。其可得而知者。辭已。辭之道。亦與時污隆也。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蘇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為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焉。則六

經之旨。瞭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書曰。習與性成。習之道亦大矣哉。今觀於足下所習。宋學而宋文也。以是其所習而告之。以不佞之所見。則必不信矣。以非所習也。足下果能不安於今之所就。而欲克其志邪。不佞亦欲足下之由辭始。為盡棄今之所習。而習乎古文邪。古之道豈遠矣哉。辟如登泰山而小天下也。群山亦培塿耳。豈翅六經之旨哉。荀孟程朱陸王及藤樹仁齋之所為學。亦皆瞭然如指諸掌矣。不爾。徒以世人所尊信。而尊信宋人。是從流俗

而無特操者也。亦何卑乎。徒以己意而尊信宋人。是嚮所謂身處於聖人者也。亦何倨乎。足下若能習古之辭邪。夫然後自求諸六經。而自得為耳。不佞之告於足下者。止其是矣。亦不佞之所由以得為者也。昔人有以暴背與斧。而欲獻諸其君者。意亦類之不佞始習程朱之學。時作護園隨筆。是不佞之學未成者也。夫程朱固豪傑之士矣。然吾所願則學孔子也。故亦不欲足下之及于。是焉乎爾。惟足下其亮鑒。不備承問二條。不佞本不欲辨之。其意具如答書中云也。然足下之問之。必以此為切要之事。而使不佞絕乎

言議則足下必謂簡傲絕物無情之甚矣。是於交際之道有所未盡者。故不得已聊敘述其一。二居敬見于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南面之事也。窮理見于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孔子贊古聖人作易之言也。之二者。本非爲學之方矣。援而合之。以爲爲學之方者。自朱子始。居敬姑置諸。朱子窮理與大學格物同其義焉。然朱子之意。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二字。豈

有窮理之義乎。又如理氣之說。程朱以爲據者。豈非易大傳形而上下之言邪。然大傳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又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器豈氣之謂乎。故居敬窮理及理氣之說。皆程朱取諸己心而立是言。以爲教者也。古聖人之教所無也。大氏世人自幼讀程朱書而習之所化。尊信程朱過於古聖人矣。且六經古言艱奧難可通曉。故喜於程朱書之易讀。且其意謂程朱大儒也。其解六經宜若無誤矣。故今人止以理之當否辨之。而不復

問辭之合否。殊不知理也者無窮者也。天下之事以理言之。莫有不可言者矣。是諸子百家所由興也。故古聖人能知其必若是。而未嘗教人以理者。可謂其思深遠矣。且今人辨理之當否者。皆以己心定之。己心所見。亦其自幼所習。宋學之舊見也。是安得爲準乎。故今之可以爲準者。莫辭若焉。辭有古今。程朱雖豪傑之士。亦不識古言。是其所由而失邪。雖然。生今之世。求古之辭。亦甚艱矣哉。夫易簡者。乾坤之德也。故成德之人。而後易簡可得言已。世人或先以求易簡爲心。是陸王及吾邦藤樹仁齋所以失也。如後世

之言。亦各有來歷。如仁齋一元氣。本於漢儒訓太極之言。然漢儒徂老莊之說。而以太極爲混沌一氣。仁齋則不取天地開闢及理氣之說。乃就今日之天地而言。一元氣也。故漢儒之所爲元者。始也。仁齋之所爲元者。大也。是仁齋輩皆以己心而恣言之。夫天下之理。至於恣言之。則豈有不可得而言者乎。又如仁齋欲駁朱子所以然之理。而昧乎所以二字之義也。引先有理之言。以誚朱子。是漢儒混沌一氣之說。朱子所深惡者也。何其冤也。足下復欲種種証引。以實仁齋之言。可謂亦失朱子之意已。蓋朱子理氣之說。

本由辯老佛之謬而起。為故語類中謂理氣為二者。皆主辯老佛。而門人所記。率多謬誤。不可取為証也。如足下以朱與水為喻。朱與水本為二物。豈足以為理氣之喻乎。仁齋所以解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亦不與朱子殊。但仁齋特惡理字耳。要之理氣之說。無用之辨也。爭其為先為後。為一為二者。堅白類耳。古聖人所不言。置而不論可也。學問之道。貴乎古焉。不求諸古。而枝葉是究。其不惑者鮮矣。嚮所謂泰山培塿之說。惟足下亮鑒不備。

又

曩者與足下交一臂而失之。思之弗已。益歲而有辱尺一之書焉。副以陟釐。迺大邦鞠池所出。誦其辭也。腆嘗其物也。潔不佞何幸。乃獲為大邦君子所知。而辱千里之書。既而享大邦水土之和也。益值知立之東也。而後與聞鞠池之為水已。又辱墨君徽儼然來見也。則亦口足下弗已。君徽嫻於詩。翩翩乎。愈益知大邦之多君子哉。聞福氏之子志於道。其或有所取乎。修書多故。不能答其書。願足下致意。學則一篇不佞昔年所著。亦學古文辭者。敢薦之左右。足下以為何如。時暑雨。伏惟自重。餘不具。

又

五月之信及秋後得奉讀之可謂各天哉乃知足下平安耽書如故深慰遠懷承賜索麵風味佳甚信非它邦所能及矣不佞劣劣值宿疾連發而嘗之殆愈深感厚惠墨君還時寄一書裝中想當達也魯臯之罪其謂之何知立師至輒獲聞菊池之勝復憶舊年溪毛之贈也勿謂老夫饕餮哉福翁成異物殊可憫已都下第宅令下而不佞輩未知所以寧居矣尤中作報草草殊甚惟亮察不備

又 附答問

甫報足下書而足下書復至雖則闊矣往反迺莫有窮已哉何繾綣之至於是也承示園菊賦大見利刃然是自足下學力無已乎則有體裁耳夫古詩昉漢魏故大康以還弗取也近體昉唐故大歷以還弗取也賦昉西京故唯有子雲相如焉耳矣務爲其上爲者而不爲其次焉者學之方也足下其思諸墨生當東則猶見足下耶下問若干則謹述鄙意伏惟自愛不佞劣劣狀如前書言不備承問本邦所傳樂爲三代之聲邪將秦漢耶魏晉耶其中亦必有雅俗之分也是豈予所能知哉雖然本

邦之樂。隋以前所傳。謂之古樂。唐時所傳。謂之新樂。而考其制。則六朝以前之聲也。何則。古樂唯五調。至於唐代。始設八十四調。而本邦所傳。亦唯五調。故知其然也。或謂亦八十四調中。僅傳其五者。非矣。驗諸箏法。可知已。是不佞所以斷為三代遺音也。至於其曲。則五常樂。蓋古虞韶之遺。武昌樂。亦大武之遺。安世樂。即漢高祖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乃二南之遺也。王昭君。亦漢樂。秋風樂。乃魏饒歌之一曲。白柱。即白苧。晉樂。想天憐。即南齊王儉相府蓮。皆以音近悞。採桑。亦齊梁樂。蘭陵王。乃北齊樂。其泛龍舟。

玉樹後庭花。陳樂也。秦王破陳樂。慶雲樂。赤白桃李花。甘州。傾盃樂。夜半樂。長慶子。皆唐樂。其它見於唐羯鼓錄者。七十餘曲。現存焉。其曲雖雜乎唐。然皆裁其聲。以五調行之。則皆三代之遺也。樂器。唯笙。笛。為古。箏。栗。箏。琵琶。羯鼓。皆俗樂器也。但箏彈法。蓋古彈瑟法。要之。衆曲。衆器。皆屬唐以前焉。以今觀之。雖非三代。亦今之古也。聞足下學箏。栗。箏。栗。即笳。萬一疆場有事。守城受圍。月夜吹之。必有劉琨却胡之妙矣。承問。今人聞樂。多是惘然。是無它故。乃其辭不傳。故也。其辭所以不傳之故。乃華音不便於倭口耳。其辭

不傳則意義不可得而知之。惘然者不亦宜乎。夫唯以音而已矣。則鳥語鶯啼。風籟水聲。是其類也。段使俗箏三絃。不歌而奏之。亦鳥語鶯啼之類。然人或能愛彼而不愛此者。雅俗之分也。雅俗之分。乃在習熟。習乎雅則愛雅。習乎俗則愛俗。故聖人制雅樂。以移人心。豈有它術哉。亦習而已矣。足下所謂不稔熟者。亦得此意矣。竊嘗思之。樂有和有應。有節。俗箏三絃無和。俗謠併和。與應亦無之。唯有節而已矣。而其所謂節者。樂與俗箏三絃。俗謠亦皆不同也。樂之節。緩而簡。俗箏三絃之節。繁而巧。俗謠之節。迫人以勢也。

應者。歌黃鐘則絃亦奏黃鐘。歌南呂則絃亦奏南呂。歌高則絃隨而高歌。低則絃隨而低。宛轉曲節。歌與絃相依不離。是俗箏三絃所以極近人情也。和者。謂以隔八隔六和之。歌黃鐘則以林鐘或仲呂和之。歌林鐘則以太簇或黃鐘和之。是俗耳所不能知而合異。成文之道存焉。故和者道也。應者情也。節者法也。聖人之治。立法行道。以合人情。二者備矣。世俗不知道。但喜合其情。故俗箏三絃有應而無和也。至於武人之治。則本不知道。亦不問人情。一以法度驅迫之。故室町作俗謠。無和無應。唯有鼓節耳。

承問箏和琴有譜乎否。箏自有箏譜。和琴自有和琴譜。然其譜不可唱。故以笙屬粟譜行之可也。

承問樂中只箏笙備呂律乎否。和琴五律。屬粟箏七律。笛八律。笙九律。琵琶十律。而大氏樂曲所用。不過於五律七律。所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承問十二調中何律。本邦伶工家說一越調爲黃鐘。斷金調爲太呂。次第排布可知也。不佞所見則不然。黃鐘調爲黃鐘。鸞磬調爲太呂。次第排布。至於鳥鐘調爲應鐘。此求諸尺度及樂諸家說所得也。而其所以誤之故。則古時歌奏異調。歌黃鐘則奏林鐘。奏黃

鐘則歌中呂。而伶工家不知歌止知奏。故直以黃鐘爲林鐘。中呂爲黃鐘耳。

承問本邦亦有琴瑟乎否。按源氏物語諸書。古亦有琴五六百年來廢而不傳矣。嘗訪諸伯近寬。渠家有倚蘭琴譜。予借而覽之。乃隋人作。桓武以前筆蹟。其譜與明朝琴譜大異。乃知古樂中華失傳而我邦有之。按其譜而鼓琴。亦容易耳。所悲臺閣皆不學。不能讀其書。况伶工乎。瑟本邦古書罕見矣。

承問語助助語辭。有何差別。尹公之他註曰。之語助辭。此外更有何義乎。譬如和人名。有權助。有權之助。

耳。

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益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

承問學則誠類煥圖送香洲序者也是古文中李于鱗體耳其實古文辭何必皆難讀客歲墨子歸時所奉書亦皆古文辭也要觀其行文如何耳吾眎猶彼言吾邦視中國亦猶中國眎吾邦以爲侏離鳩舌者比也尚且象之言中國無象故以畫傳之象者像也字書有此說副墨之子指和訓洛誦之孫指迴環顛

倒之讀句有須須者鬚也丁有尾出莊子借以言訓點也兜昧夷狄之樂也。

承問五解古樂府謂章爲解出樂府諸書。

又

鄉辱尺牘併惠香曹君子之言侑以大國之美野夫何德而勞遠情之頻繁也伏惟足下健食之狀愉快哉如不佞者一臥十有餘旬猶未起加以第宅之令下都人士爲是騷然則輿疾以徙西郊人事匆午琴書狼籍與湯液之具相仍乎湫隘之中焉本月初七日又值哭女之感於是乎憇人壽之難永天命之不

遠約情節哀乃取平生所講論者著之篇日矻矻乎
 與二三子唔呶相讎庶以裨補聖道之萬一而答皇
 天之寵靈者是不佞知命之急務也其所以報足下
 之緩者以此願恕其臯為水足氏之子神童哉亦豈
 以不佞而傳邪然以有足下之言而思所以弁其卷
 者而未之有得也請少斯須之其書未報足下其致
 意投筆頭岑岑然未備

又附別幅

辱華牘平安之報深可欣慰不佞亦劣劣依舊耳論
 語徵旋次修改亦必費一生之力也養姪為嗣亦且

從國俗何賀之有哉承問數件具別幅不既

承問今所傳陵王破即蘭陵王也否是此方或稱羅
 陵王蘭羅音訛耳破慢也樂有急慢此方訛慢為破
 如菩薩蠻此方亦謂之菩薩破可見蠻慢破皆一音
 訛轉耳

承問此方彈箏法即古彈瑟法者魏書載繼儒論彈
 瑟法正同故知其然也

承問笙九律千下一管南呂十管舞射乙八二管林
 鐘工言一管姑洗美管應鐘一七二管大簇行乞二
 管黃鐘上凡二管中呂比管夾鐘是十一律尚少蕤

賓夷則太呂故曰九律也。鬲栗第一孔清黃鐘。第二孔南呂。第三孔林鐘。第四孔中呂。第五孔姑洗。第六孔太簇。第七孔黃鐘。後孔與體中音皆舞射。是有七律也。橫笛。十林鐘。五南呂。上舞射。尺黃鐘。中太簇。六中呂。下姑洗。工夾鐘。是有八律也。豈得有十一律乎。

承問。此方所傳五調者。宮調也。商調也。角調也。徵調也。羽調也。是調名也。與曲中宮商角徵羽別矣。如所謂隔一律。隔二律。則曲中宮商角徵羽也。黃鐘爲宮。隔八生林鐘爲徵。又隔八生大簇爲商。又隔八生南呂爲羽。又隔八生姑洗爲角。又隔八生應鐘爲變宮。

又隔八生蕤賓爲變徵。是相生之序也。以清濁高下爲序。則黃鐘隔一律爲太簇。又隔一律爲姑洗。又隔一律爲蕤賓。次爲林鐘。又隔一律爲南呂。又隔一律爲應鐘。是也。假如五常樂譜。十舞射爲宮。下南呂爲變宮。十舞射爲宮。乙林鐘爲羽。工姑洗爲變徵。凡中呂爲徵。一太簇爲角。是一曲之中。五音七律皆備也。此樂以乙終爲林鐘。林鐘去黃鐘之徵。故爲徵調。然此以歌調言之。在樂調則林鐘爲商調。故本邦以平調爲商調者。爲是故也。向所謂歌黃鐘則奏林鐘者。以琴調知之。且本邦相傳一越爲黃鐘云云者。皆以

樂調言之。故知其然耳。祇樂歌不傳。傳者辭耳。至其聲音。則不可得而知矣。惜哉。

承問。半律與變律。有異乎否。半律倍律。其聲實同。如黃鐘九寸。半之爲四寸五分。是半律也。倍之爲一尺八寸。是倍律也。如變徵變宮。是曲中名目。有虛位而無定名也。但律呂新書有變黃鐘。足下豈謂是耶。然此蔡西山不得算法。故有此說耳。謬之大者也。

又

承問。不佞嘗論陳平。君微舉以語足下。而足下云云。是學問大關鍵處。既承足下辱愛。豈容默默乎。不思

所以啓發足下者乎。足下以爲讀史記不如讀經。是固然。然經皆爲宋儒所壞盡。今之讀經者。皆從宋儒注解。以求聖人之道。何以能得之哉。大氏宋儒之學。主言之。凡言之者。貴盡理。務明白其理。使人瞭然於其所言。庶足以服人而無敵。是其病根已。故其所謂某爲熟聖人。某爲生聖人。某爲亞聖。某爲大賢。某爲次賢者。皆從其意中想像。其次第等級。以出之。反求之六經。都無實憑。可謂杜撰妄說也。加之不識古言。不識古文辭。是以其所解說。言與理皆失之矣。祇史記不經宋儒之手。其時世又與三代相接。風俗氣習。

不甚相遠。故不佞教人先讀史記者。亦欲其藉此以離宋儒一種惡習也。且苟不知其世。安足以知其人。且東京有清議。六朝有清談。隋唐以後有科舉之習。宋以後有好議論之弊。唯西京之時。衆疾未生。故前漢人物。大非後世所能及也。且古者論人物。皆舉其長而不言其短。古聖人之道。爲爾。後世不識其意。乃以爲有長而無短。故其於三代人物也。見以爲不可企及者。却步顧視。莫有所感興。爲至於史記。則長短兼具。纖悉皆有。故學者覺其不甚遠於今人。而易於感發興起。爲是不佞所以教人先讀史記之意也。足

下之言曰。用人之道。與學殊。是本於厚自責而薄責人焉。然所謂厚自責而薄責人者。本就與人交言之。而非論用人之道與學矣。夫聖人之道者。平治天下之道也。平治天下。必須衆材。而後成功。學以成材。材成而用之。是皆成其所長。豈有二哉。故古稱人物。必言其所長。而不暴其短。學問之道。亦養其所長。而不必責其短。周禮六德。孔門四科。豈不然乎。子路勇。則孔子語之以勇。曾子則孝。子夏則君子。小人。儒子貢之言。冉求之藝。公西華之禮。孔子未嘗抑黜之。則古之學可知已。宋儒則異於是。焉徒求爲聖人。而不

知從聖人之教。聖人之教。詩書禮樂。如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苟能從其教以學之。則人各隨其性所殊以成德也。夫聖人聰明叡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而至哉。故古者無學而至聖人之說矣。今宋儒之說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人之性。其初皆與聖人一矣。但爲氣質人欲所害。則有知愚賢不肖之差。故必裁有餘。補不足。變化其氣質。以成中和之德。而復其初焉。夫聖人不自言其心。孰能知之。六經不言天理。唯樂記有之。亦曰。人欲盛而天理滅。而未嘗求人欲。求必無人欲者。自宋儒始。則宋儒所言。實與樂

記殊。爲故以天理論聖人者。不信六經。而信宋儒者也。豈足謂之古聖人之道哉。人之氣質。與生俱生。故古無變氣質之說。觀書傳所載。以大稱堯。以知稱舜。禹則恭儉不伐。湯則寬文。王則敬。周公則多材多藝。孔子則學。是各有所長也。有所長。斯有所短。皆氣質之所使也。故必求變氣質者。死而後已矣。豈不妄之甚哉。其所謂裁有餘。補不足者。吾未知其欲無長無短邪。將求兼備衆長邪。若以爲無長無短。則碌碌庸人已。若以爲兼備衆長。則天下無此人矣。論語曰。君子不器。謂能用器也。辟諸椎鑿。斧鋸器也。良匠能用

之補瀉溫涼皆器也。良鑿能用之，故君子不器。猶之良匠與良鑿，已不知者猶謂已必備眾器而後能用器。果其說之是乎？則舜必兼二十有二人之長，而高祖併擅三傑之能。故曰妄之甚者也。夫高祖僅可將十萬，是亦器也。然不欲以器自見，故能將將。韓信項羽則否，是器與不器之辨也。故君子知道則雖器亦不器也。求必備眾器則雖不器亦器耳。故知道者能以人之長補己之短，故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則孔子語以舉其所知。宋儒乃以視觀察為未足，而補以居敬窮理足下，以此二者對觀，則其於古之道思

過半矣。蓋宋儒所謂聖人，亦唯萬德圓滿如來耳。然成佛必歷無量劫，則其說猶為不窮矣。乃以此為極，而使學者必求至於此，可謂強人以其所不能者，已足下其思之。

又

承問律呂上下生之說。大氏律管之制，長短相敘，以次而殺，長者居上，短者居下，故其相生之數，由長之短，三分損一，是謂下生；由短之長，三分益一，是謂上生。蓋因律管之形有長短，而建之名稱，本為伶工家至膚淺之語，而非別有奧妙之理也。其實曰損者益

之亦可曰益者損之亦可損則半律益則倍律倍半之聲相飲不忒故上生下生可以移易耳後世儒者不習管中之音徒泥紙上之文苟有不通輒引陰陽東西等之義附會文飾以求其通遂末沿流愈精愈舛其說雖若可聽皆無當於聲音之道而祇足以增人惑可謂無用之贅論也已如三分損益之說其初亦大槩言之至其精微則定之以耳故伶工之言如斯而足矣儒者乃昧於聲音而求精其數布算益繁曼衍無窮然至於執刀截管則目力所及至分而止釐毫秒忽目力無及刀不可施故必欲求其至當者

決之於耳而已蔡元定輩不知其如此而固執三分損益之文遂妄立變黃鐘之目殊不知律之有十二本以其十二生而復其初也不則少之五律七律多之百律千律莫有窮極尚何十二之有以此觀之其妄可知已又如古論律呂皆以管長短言之至於元定乃更定其圍數以求勝於古人亦不知音之失也又如隔八隔六其實隔六隔四耳伶工家併姦聲以數之故云云祇求諸言語之道極爲不順然古來無人能論之者何邪是無它律呂諸說皆出樂工之家其文本不雅馴司馬遷班固輩亦不習其事是以不

從從集 卷之二十三 世
察其如斯。徒采其語。著之篇耳。凡此之類。非足下所
問而言及之者。爲欲足下由此以得讀樂書之方。故
也。足下其思諸。

又

春鶯轉無所見。疑是唐樂。入破是樂中節目。今詩餘
有之。賀殿無所見。命名以倭。胡飲酒。唐有小飲酒。此
方伶工不識字。如張胡子。或作朝小子。可見鳥。唐有
鳥歌萬歲樂。迴盃樂。唐有回波樂。北庭樂。無所見。承
和樂。唐雅樂。河水樂。唐樂。河水清。菩薩破。唐樂。李白
有菩薩蠻。益蠻慢破。一音訛轉。酒胡子。無所見。疑是

酒家胡之義。凡日子者。多是唐樂。武德樂。六朝歷世
有之。皆擬武舞。羅陵王。卽蘭陵王。北齊樂。澁河鳥。應
是倭樂。安樂鹽。唐樂。凡曰鹽曰盃。一音訛轉。樂中節
目。十天樂未詳。二臺鹽。宋樂。萬歲樂。唐樂。五常樂。無
所見。疑是五行舞。卽周太武。漢謂之五行舞。甘州。唐
樂。又有最涼州。卽西涼州。胡渭州。卽小伊州。金麀。無
所見。慶雲樂。唐樂。想夫憐。南齊樂。裏頭樂。無所見。夜
半樂。唐玄宗樂。陪臚。疑是伴侶。北齊樂。春楊柳。疑是
折楊柳。唐以前有之。扶南外國樂。勇勝。無所見。老君
子。疑是郎君子。唐樂。小娘子。唐樂。雞德。疑是景德。唐

樂越天樂。唐樂殿字爲是林歌。作臨河爲是孔子琴操。王昭君漢樂。春庭樂一名和風樂。唐有火風柳花苑。未詳。喜春樂。唐有喜春鶯。赤白桃李花。唐樂安城樂。安世爲是。卽漢唐山夫人所作。周房中樂。遺聲河南浦。未詳。央宮樂。同上海青樂。同。平蠻樂。唐樂拾翠樂。未詳。青海波。同上。千秋樂。唐樂。蘇合香。唐樂出外國。烏向樂。疑是烏臼。出六朝。宗明樂。未詳。採桑。老應是娘字。六朝樂。輪臺。唐樂。岑參有歌。白柱。卽白苧。六朝樂。竹林樂。未詳。劍氣禪脫。氣。或作器。卽張旭悟筆法者。杜子美有歌行。散手。疑是三洲。乃六朝樂。傾

盃樂。唐樂。太平樂。北齊樂。打毬樂。隋樂。仙遊霞。未詳。乾鼓禪脫。未詳。還京樂。俗訛稱還城樂。玄宗樂。拔頭。唐樂。一作鉢頭。出自外國。蘇芳菲。唐樂。長慶子。同上。一團嬌。同上一弄樂。未詳。感城樂。未詳。秋風樂。漢樂。蘇莫者。唐樂。作蘇幕遮。天人樂。無所見。賀皇恩。宋樂。萬秋樂。未詳。頃者風火驟起。家人荷擔而立。書庫不可開也。祇記予所記耳。

又

茲接琅函。伏審足下平安之狀。深慰鄙懷。不佞劣劣。依舊鄉承召。見伏謁殿上。鴻臚特奏名。益破格之遇。

云。遠近賀者。人與書。狼藉乎環堵之室。不遑應酬。大覺榮名之可厭也。獨得足下書。欣然披拆。交誼所在。喜溢翰墨。亦堪感銘。祇書中所云。有不佞所不能當者。竊以爲足下之言過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始見哀公。當是時。豈有動靜之可見哉。況不佞陪臣也。一蒙召見。豈能言朝政得失乎。夫君所不及。臣且不言。古之道爲爾。況陪臣乎。且吾邦數百年來。一切武斷。而文儒之職。備顧問應對而已。豈能言朝政得失乎。朝臣尚爾。況陪臣乎。不佞乃一伏謁外廷已。雖非常之榮乎。亦陪臣之榮已。豈足語進退乎。吾聞之政府。聊

以風海內文苑士云爾。果爾。是益國家鼓舞之盛意也。足下遠方之士。殊未審其實邪。聞君徽襲其世祿。而解摯御之職。東行杳乎無期。頗以爲歉。不佞亦爲之悵然。雖然。不佞則謂肥雖大國乎。亦六十州之一。可不謂一彈丸地乎。乃有足下。有君徽。有水生三人者。相顧而笑。莫逆於心。莊周所言非邪。山水爲之增重。亦足爲多已。關以西。唯洛有二子。周南縣生。拮据雖勤。穀而未音。豈若肥之富。是可以自慰已。大寧上人。惠山肴一篋。山志及足下書。見乞龜山記。不佞之所未目。安能口之。且志所謂某某。不佞生長東國。未

習其蹟。驟視以爲一草賊耳。豈能爲楚漢鴻溝想乎。伏請爲不佞善致意上人。餘未既。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物茂卿著

徂徠集卷之二十四

書牘一十五首

與墨君徽

足下臨別所留者二體耶。其擬七子詩。則足下從五馬西征。在途登眺。以及造其邦。宴筵之渥。侍從之盛。王劉應徐。卽其人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已。然非不佞野人所能屬和者焉。易水一歌。誦之殆乎不能爲懷也。歎歎不終曲而輟者數矣。夫誦尚不能。

行錄集 卷之二十四
何況和平。故惟敢和其三絕句。泯泯之響。亦唐高李之流亞歟。足下僻生海西。所乏師交。意其何從而得之。益肥距宰府不遠。豈古昔名公鉅卿所播遷以徜徉之。其流風遺韻。以被及今日者。然歟。君微足下。善自勉之哉。愈益昌大其令圖。庶有以副阿蘇荀碑之勝已。別後坐拮据。滕生後事甚苦。書是以緩也。數君書。管君詩卷附緘中。冀見達焉。管君才亦美。足下戒其不讀宋詩。詩必進。餘不贅。時暑甚。千萬自愛。

又

是歲春寒殊甚。暨一月梅始華。忽憶清容。則接足下

臘月書。得審平安狀矣。承惠華製各色墨一餅。形模雅甚。摩挲久之。殆不忍試其色也。聞購得十三經讀之。夫文章經國大業。雖有作者。莫不根極詩書。為足下其勉諸。祇別後不得奉一詩。豈孔子之樂所奪耶。何迺金玉而音也。抑將所詠多玉臺之體。不堪遠示耶。又聞五馬之東在近。而足下復祇役。扈從乃將因覩清容。及憶梅花哉。管君亦來哉。臘月作報震菴書。無便未寄。寘諸槭中。伏乞致之。千萬自愛。不備。

又

足下果以明後日發耶。遂爾千里。如何可言。所示烏

棲曲以下十一首。總是佳境。往往入妙。祇乏豈第溫藉氣象。是自足下境地。是以爲齊梁優。而爲開天難耳。思所以變之哉。拙和一首。聊攄衷曲。硯銘黽勉。塞責。副啓封套。合六。附上作樣。令兄所命拙字三紙。及箏笛譜。傍注指法。亦有一二差誤處。皆悉注改。震菴書屏山書。及詩卷序。伏乞賚致。時漸暄熱。在路加餐。食不備。

又

得書如面。茲知足下一路平安。寶眷完聚。深可欣慰。此土無暑。及秋乃酷。亦足知各在天一隅也。不佞雖

疾乎。稍輕往年。伏冀勿勞遠念。德夫往增上寺前講書作生。亦是過日子。西歸後。諸作琅琅可誦。其可商者。往其勞也不備。

又

去冬以來。辱足下書者二。烟瓢紙匹。種種嘉貺。雜然在案。何謬愛之至此邪。方其時。不佞乃有六論衍義之役。日趨執政者之庭。腰腹如杯圈。困頓之餘。歸乃偃臥一室之中。氣息厭厭焉。是其所以書札廢絕。獲罪故人也。而足下不罪是問。賀則從之。蓋不佞嘗有所爭於執政者之前者。亦刀筆末事。草野常態耳。迨

行錄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族事畢拜賜殿上。執法在座。禮官行事。亦國臣恒例耳。而傳聞者乃謂干預經國大計。恩意甚優。賀聲四至。深自慙恧。足下亦豈以此邪。夫匱玉者。豈求速售哉。若夫區區文墨之役。豈賀云乎哉。承示詩若干篇。悉臻妙境。初意足下才氣翩翩。頗似不受聲律之拘。及閱今作。整粟莊嚴。非復昔日之比。所謂多病還於詩律細者。其不族不佞而後知者明矣。祇林亭黃花作胡沙行。未經鍛鍊。亦自當了了也。大氏吾黨之士。東壁既歿。詩唯服平二生。與足下耳。宇宙茫茫。唯唐明與今。而世不數人。天之生才。豈不艱乎。唯足下自

愛不盡。

又

甚矣哉。俗事之困人也。所不得報君徽書者。一焉。六閱月而始得一日之閑。君徽豈信之哉。君徽足下風氣日上。萬千自愛。不佞劣劣無它疾。歌行二篇。悉之不備。

又

日者承問建安七子出何書。按從軍唯子建一首。餘子皆弗傳。而公謙無偉長。未審靈運時別有所見否也。于鱗實擬議成變化。益取諸懷抱。與古人合契耳。

以余觀之于鱗不讓子建謝客自謝客何干建安足
下宜識此意要不為英雄欺可也

答中文山

客歲辱雲牋兼以貴邦物產二件真縞紵之惠也以
鄙作之不文適足玷名園而致此腴渥深增慚赧益
足下書致自依氏之所而依氏病故遂以稽滯又值
本藩獻前朝實錄不佞祇役刀筆者以至今今年焉力
疾供事凡百皆廢是其所以久不報德音故也頃者
因數君見訪而譚及足下之事乃悟不佞負足下者
罪亦大矣哉僅過半百精神恍惚不復人理不佞可

謂天下棄物矣急修短槩托諸數君以申負荆之義
也惟足下宥恕

又

方令弟之東也辱惠尺一兼有不聿之贈遠情之殷
懃也未知不佞以何得之足下已令弟風氣日壯嘯
咏不乏加之二王之迹奄有之益以知足下之賢哉
所恨不佞移居西郊迺與大國之邸愈益遠矣以故
不能屢見令弟是已令弟傳足下之意丐不佞之字
扁其亭貴野鷺而賤家鷄者足下何以復犯之也以
疾故不悉

又

承賜珍贖兼惠詩箋千里之情一何繾綣如是也令弟在東時或過從聰慧非凡才情清麗加之耽志典籍風流醞藉雖都下人文所萃亦所希覲是蓋名家世德鳳產丹穴實信然哉乃以切磋枉蒙相推為之汗顏不知所言鄉者承托扁字不佞素昧八法時或酣餘乘興弄筆偶有狂態遂惹虛名傳播遐邇以故執志拒絕殊不作字但以令弟欵好不違所求耳是自餘事豈謝云乎哉鴻信路遙暑往寒來伏惟自重餘未既

復西肥萱野生

聞足下奉先侯櫬。瑩瑩乎西歸矣。亾論邦喪之悲。方諸罔極。乃跋山涉海。殆將三千里。是其荼蓼何可言乎。當斯念遽之際。辱弗遐棄。賜以尺牘。媿媿相屬。辭義駢摯。何其有意於斯文者。一至于此哉。蓋肥者西九州奧區也。自阿蘇寒火。赫奕乎洪荒之世。而白河名媛。宇土狂夫。業國風者所口實。近世清正行長。諸公遺壘荒壁。往往乎有之。五霞幽邃。不啻桃源。而貴邦士人水閒者。為不佞姑之女之子。則土風民俗。山川草木。諸詭偉瓌奇之跡。素嘗得聞。梗槩乎其家焉。

以故不佞雖僻在東海亦或時時夢游乎其中者不復一日矣足下宦暇倘能徜徉於巒壑名勝之地諷詠所至斐然成章遠以相示則不佞雖不敏安能不揚扨其一二以酬來美也况乎義空鄉已具言足下鄉往不佞者狀而申以此殷勤深堪感銘聊此布衷惟足下鑒察時下春寒自重不備頓首

復肥文學水屏山

去歲辱接華楫茲奉德音伏惟足下經明行修膺選雄藩木鐸一邦垂範後進加之令郎岐嶷詩禮承訓蘭玉發祥克迓茂昌祇以海山竄閱瞻望難及而况

僻情自分阻交大方一時譽髦昧其平生豈不聾聵愈慙哉忽蒙不鄙千里修問傾心瀝膽假之褒將弁言之役特見委囑轉增赧汗內省則疚時值宿痾輒發不卽奉答罪譴維多有負遠誠經夏涉冬病少得差黽勉翰墨聊酬來意寧能萬一卜衛庶幾皇甫亦惟兼葭玉樹足覽形穢耳伏冀亮察不盡所言

又

辱惠華翰併以佳茗感謝何已伏知橋梓無恙教授弗勸深堪忻慰鄉呈鄙序病餘所裁醜陋殊甚乃承見謝極其推服倍加愧歎吁千里渺茫良覲何日臨

書悵然謹且裁復不備

復水神童附別幅

數年前韓使之役得見足下所稱詩尊公書中業已
奇之尚謂博士家髻年試業故自爾爾茲辱尺一方
信足下爲海內豪杰也夫其鄉往之殷推服之深初
疑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它邦之人莫有相識之雅飾
言修交禮豈得已乎哉徐而察其措辭之際文章所
集矐精神所渙發蘇山降靈亦何瑰奇麗特若是其
尤乎予未佞倡學東方殆且二十年妄不自揣揭天
下爲之先則同志君子相共翔集六統之林步步驟

驟固竭吾思而克肖焉者何尠矣足下迺從數千里
之外窺諸一二簡牘之末僅出一旦之力輒便肖之
自非穎悟天授則精誠所格神其通之來書所謂師
襄之琴羹墻之喻豈虛言哉義有攸當又言其志仲
丘不爲僭文王不可謙明大將軍戚子曰豪杰士開
口見肝膽者毋乃足下之謂歟伏惟世際昇平融朗
之化洋溢寰區元氣所蒸茲生麟鳳維帝之力于我
何有哉四海無外列國兄弟何況千里比肩存乎其
人豈彼此之足言哉祇君子所貴於道者學也非材
也自今以往其務博學無方資友有類虛以容之默

以養之。循循勿速。期於晚成。春秋之富如岳如川。令聞日興。滾滾其來。是區區老耄之言。所以酬來意者。爲爾既見其心。遠謂之何。未覲其面。豈以爲適彼美西方。佇立以望。若夫承問件件。布諸別幅。不備承問。詩書禮樂易春秋。謂之六經。又謂之六統。益助於七十子以後也。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士子所學。止於四者。若夫易與春秋。則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它邦所無。而自孔氏以後。乃學士得通習者。審矣。故其稱經稱統。皆

後世之事已。但觀三年視離經。則經之名古有之。指本業言之。凡經之言簡。衆義所葆。塞猶經持緯。迺以經常解之。非矣。詩大序小序。一篇之文也。析而二之。亦非矣。且序者。詩傳也。蓋詩緣人情。或出田畷。紅女之口。豈須訓詁。且無義理可言。故解詩者。序其事由而足。是所以謂之序也。後世操觚之家。有序記贊銘種種之體。人徂其所見。乃謂序非傳也。詩當別有傳也。今所傳大小序。七十子以後儒者所爲。未可識其爲誰。某其源。或出於子夏。亦未可知。要之。亦不無傳會焉。至於書序。則膚淺。乃下詩序一等。足下所見可

謂晰矣。祇尚書之名古無它書。故得專書之名。迨於戰國時。大學引楚書。晏子引紀有書。惠子多方五車。寔繁。故加尚字別之耳。家語亦出孔門。但載筆有工拙。故比諸論語。殊覺其劣。弟子本姓類。豈王肅嫌其少。附以它書歟。春秋三傳。其說甚長。略而言之。左傳卽魯春秋是已。丘明魯史。故春秋存於其家。孔子作經。猶史記有年表。資治通鑑有目錄。是自聖人特筆。然亦必與左傳相須而行者也。故左氏謂之春秋。而不謂之傳。可以見已。或一二有解經之文。亦後世所加耳。公穀二家相傳出。自子夏子貢。是或然也。然古

人說經。必施諸政事。可行當世。故不必守經文。衍縮隨意。觀於易十翼。韓詩外傳。及論語戴記。引詩書者。可知已。故公穀亦非注經者。迺戰國時。以春秋說於人者之言耳。漢儒隳枯。遂爲傳註。降至宋明。儒者皆經生。安知孔氏之學哉。適莫訓親疎。亦漢儒相傳之義也。其實適訓主。莫訓定。無適者。無所專主也。無莫者。無所一定也。以爲無親疎者。自比字生。比者親也。故三國志亦以爲無所親疎之義。墨生所傳說不的。所以致足下之疑也。大氏學經。所以求知道也。道之大端。二曰禮曰義。禮聖人所立也。義亦聖人所立也。

故學道者求知義焉苟能知義則治天下國家其如示諸掌乎。後世古言不明認理爲義由是而儒者之言蔓衍自恣無所不至焉。是予不佞所以悲也。千歲邈矣。六經闕焉其時與事安能可一一知乎。故世之治經者字爲之詁句爲之解皆務求颺諸口舌使人聽信者也。非欲施諸政事平治國家者也。穿鑿附會宜哉。足下思諸方今國家崇道文學大興予不佞慙矣。莫有進取之志妙年英才往其曷哉。

又附答問

墨君徽致足下書。篚實將之深荷遠忱。大邦君子其何弗忘區區之至此也。數年前不佞旣已識足下於幼年之日。今再接再書。果爾規摹宏遠。大非海內諸名家所能及矣。不佞六十之年。閱才多矣。而未有足下者。殆使不佞讀之不覺疲焉。是雖不佞言則有中乎。亦草木臭味耳。足下之推不佞亦爾。則豈必徒爲之謙讓不敢當以學世中行之士邪。嗶嗶思古。雖仲尼之時尚且難其人。況今日乎。世代久遠。載籍湮沒。點乎它無所見。琴張原憲乃能作論語以明聖人之德於萬世。而六經七矣。其功豈必游夏丘明之下哉。足下善自愛。愈益積學廓大。以俾老耄之言有徵乎。則

不佞所望也。雖然足下之才得諸國家昌運與大邦山川之精爽豈容不佞言乎。夫士之生世也無所用於今亦虛生耳。然苟不通古必不能知今。後世君子負當世之志而才不蔽志者皆不通古之愆也。才雖稟諸天乎亦必成於學。故曰通古知今志之善言也。古今邈矣能一之者其唯豪杰之士乎。仲尼之所以思狂者是已。足下其繹之。足下詩益肖太白。但太白學樂府足下其察之。承問數道以見足下之學既能得其大者焉亦好古之效也。不佞之爲對盡心焉耳矣。足下其覽之。學問之道不佞與有一日之長也。故

敢以酬足下盛意。時暑盡秋深益見道路阻且脩哉。不備。

承問先王之教不過詩書禮樂各成其德各達其材而後世經生文士之習與此相反。治教異撰。儒吏殊用。此自足下卓見深愜鄙衷。不佞中年始祛舊習足下妙齡既能言之何其有智無智相挾之至此也。後生可畏豈不信乎。不佞謂孔門四科亦有長政事者焉。有善文學者焉。人之材豈與後世殊哉。各以性異是正所謂成德達材者。而其學一在詩書禮樂。是其與後世殊也。蓋古之學者皆以禮樂成其德均之君

子人也。而其政事文章皆繇詩書出。所以不悖聖人之道也。秦漢而下。以郡縣代封建。以法律代禮樂。其言吏治者。亦孰不援經術。而郡縣之治。凡百制度。不與古同。而先王之道不可用。故亦僅用以緣飾吏術。云爾。豈能法先王哉。祇漢法尚疎闊。吏多得便宜。從事爲近古也。隋脩宇文周之律。唐宋明皆因之。申韓之法。至是始臻其極。夫復讎者。先王之道也。律無之。可以見已。此後世吏治經術。所以岐爲二途者。昉於秦漢。成於隋唐也。文章亦然。禮樂亾而言。不君子。漢承楚風。辭賦始盛。迨於五胡。猾夏而古今之言。遂判

佛老清談。乘之士。遂鄙經術而事辭藻。隋因之。設科舉而下。迨宋明。士非此不得顯仕。中間雖韓愈倡古文。程朱二公倡古學。亦皆以今言視古言。而郡縣法律科舉者。時王之制也。不可得而違焉。人生其世耳。目爲積習所錮。則經術吏治。文士武人。至今不可得而合焉。要之。其德與材。不從詩書禮樂來。而經術政事文章。皆與世推移。滔滔乎莫能返故也。士之生於今。禮殘樂亾。無如之何。苟非聖人復生。孰能制作。故學者唯能涵濡于詩書與禮。優游厭飫。久而化之。習以成性。而德慧術知。由此以出。則其所見。濯然習俗。

泆忍之中。庶足以弗恃耳。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不佞謂詩書辭也，禮樂事也。義存乎辭，禮在乎事。故學問之要，卑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微，議論之精，則有所憑據，可識後世紕繆所在，為不爾。徒以己之心與理言之，泛然莫有底止耳。然世自好者，多謂古自古，今自今，何必學古，自以為達。殊不知古有聖人，而今無聖人，則其所為，今誠弗誣，而其能弗恃聖人之道者，吾未之信。其人自以己之心斷之，謂是弗恃古聖人，則其人自以為聖也。豈不妄乎？乃溺其所習，往往乎語之不能通，故不

佞未嘗為人言之惡爭也。今足下所見與不佞符，故詳言之爾。

承問禮樂古未必有書，以樂正四術四教証之，是亦卓見。足破後世膠固之習。不佞嘗謂四教云者，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度數樂則歌舞八音其為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挾策為教者比。後世乃專以讀書講理為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如以詩為勸善懲惡之設，以金聲玉振疑為樂經殘簡者，信如足下所指摘也。如孔子以前，則詩存人口，禮樂皆以人傳之所

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是也是。皆未嘗有書者。審矣。而禮之有書。自孔門始。其事見戴記。今觀儀禮十七篇。直錄升降進退器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儒所見。則所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亦譜已。祇古譜。亾失。故謂樂亾者。不可謂非也。詩亦至孔門始載。諸簡策。書則史官所錄。自古有之。蓋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得專書名。論語易傳。左氏戴記。家語。孟荀。晏墨。諸家所引詩書。與今存者。適同。則其爲古經。豈容疑乎。足下紉詩爲琴歌。紉書爲古史。詩乃彈琴可歌。書亦史官所錄。豈足以此病二者邪。至於

以書爲文字之學。則大不然矣。論語曰。何必讀書。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孟子曰。盡信書。豈可以文字之學爲書哉。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傳。故孔門傳之。而其實非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孟荀晏墨諸書。不多引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足下之疑。莊子經解之言。亦與不佞符。周禮則周官。然禮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以經紀天下。全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左氏所稱。是禮也之類。可以想焉。世儒泥五禮六樂之言。而止以吉凶軍賓嘉爲盡乎禮。殊不知五禮

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目。非盡乎禮也。此意考于戴記自明矣。以此觀之。周官之爲周禮。亦古言無疑。不佞之求古。必以事與辭。事則莫詳於三禮。故不佞以爲士不通三禮。不足以爲好古也。

承問左傳。曾左史作。非丘明明儒亦有此說。按丘明作左傳。其說尚矣。論語左丘明亦同人。古來無異說。乃宋儒泥韓愈浮誇之言。而疑恥巧言令色者非其人。由此而後。異說紛如。蓋六經之外。文章之妙。無過左傳者。古之文章。乃先王禮樂之化所生。故其絢爛乃爾。如左傳易傳禮運樂記是也。至於孟子時。禮樂

之化漸漓。其辭質勝。是爲變調。韓祖孟子務去陳言。故貶左氏爲浮誇。此文人競長常態。豈足援以爲斷哉。宋儒皆韓奴隸。其所見正同。以不佞觀之。所謂巧言者。乃變亂是非以惑聽者之謂。吾未見左傳有之。孟則有之。大氏古來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強辨其非古書。皆廢。適見拗戾已足。下所引竊比於我老彭同類者。誠然。然又有我與汝有是哉。願爲之宰之類。竊比云。我云。尊崇甚至者。自非丘明匹矣。承問律曆古法甚簡。甚愜鄙衷。不佞好樂。由是推覈聲律之說。頗得盡其蘊。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是律本以人音爲準。後世乃以尺度累黍求之。所以失也。今本邦所傳黃鐘乃古黃鐘。誠如足下之言。樂家有譜試唱之。則知人口中之音最濁者爲黃鐘。何必紛紛。如三分損益亦大槩言之。何則。必以耳聽乃定也。如後世以尺度截律管。必有毫忽之數。目不能睹。刀不能截。將何益乎。故古來大槩言之者。反臻妙理也。如蔡西山變黃鐘亦妄說。何則。律有十二者。以隔八相生。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若以變黃鐘則其數至數十百十萬。莫有底止。其以爲十二者。非自然之數矣。其誤起自不識圍數已。又如本邦

一越最長。則有說存矣。古歌吹殊調。歌黃鐘必吹一越。故堂下樂以爲記號。後人不識。直以爲律名。故爾樂家此類極多。不足怪已。旣以一越和黃鐘。則其管最長。亦其所也。曆不佞未之學。然以臆道之。古法必簡易。觀於堯命羲和分處四方。以親驗合。不隨而改之。不亦簡乎。後世必求以法盡之。然愈精愈舛者。以其人所推驗。不過三四十年之久耳。必得數百十歲之壽。目擊親見。而後得其梗槩。此乃世所無。故堯典聖人之智。乃爲至矣。授時曆。世所推崇。然僅以三四年十年之推驗者。與它曆同。是以不佞未之能信。如歲

差古來未有定數以不佞思之日月有盈縮一年而復初故曆家能言之如歲差安知其非天之盈乎自堯至今日人見其盈而未見其縮安知數千歲之後必不縮乎何則天地日月皆活物也又授時法已往歲增一將來歲減一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算盡時何如也大氏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吾處其中間以蟬蛻之年量之其愈精愈舛者以此

承問書數一技誠民用之大者如足下之言但六藝之書識字形與音耳豈後世書學者流比哉然禮樂主觀美考工記所載鍾簫諸器亦欲精工則字形嫩

惡古亦當論之定其工拙是常情也不佞觀博古圖所載鼎彝古文其古雅不可言較諸後世名書家篆籀迥別譬諸近體李杜詩與二百篇非不美矣只好尚不同耳如字學者流不佞所惡也其辨正偽數偏傍甚拘矣甚者如正字通諸書乃至於止注譌字而不注爲何譌字字音轉者亦以己心掃而去之是安在其爲字書乎魏校六書精蘊以點畫說性命之理繫哉是皆不識六書本旨者其陋可醜數學亦不佞未之學然觀於今數學者流設種種奇巧以誇其精微其實無用於世故知古法必簡也且如圓率乃積

方以測之。雖積至數萬，亦有數萬微塵，弧不入筭，豈足爲圓率哉？往歲清人獻朱載堉樂書，朝廷俾不佞考閱。中有圓率本諸周禮周髀，其法如可據，然未審其如何。

承問孔孟之稱，是宋儒所創也。韓愈始尊孟子，然尚猶以荀楊並稱。至於宋儒躋其人於孔子，媿其書於論語，而孔孟論孟爲儒者常言，昉于此也。其說蓋本諸道統而道統之言，古無之。毋乃倣浮屠乎？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後世躋曾子四配而坐，子路廊廡，鄉黨尚齒，學校序齒，曾子之神，其享諸後儒，乃以己之心，黜陟古人，不佞則謂之僭妄已。

徂徠集卷之二十四

